

欽定宋史

卷四百  
八  
十  
二

宋史卷四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塲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顛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眞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爽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衰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

趙善湘之子汝樞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游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恬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聞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饋

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枰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王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襍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



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  
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  
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  
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  
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  
以恩信科罰之害旣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  
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

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文字未赴罹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聽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

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結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眀澮埋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是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摛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餽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發有奴挾刃欲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謫調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發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歡訢忘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浸蕩瀕海籍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又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卽位詔爲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

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敝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平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解邊

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  
臣所用非親卽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  
都司樞椽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  
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巖庸鄙之夫久  
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  
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  
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  
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  
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  
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  
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  
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

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  
適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藏以  
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  
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  
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  
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  
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  
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  
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

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

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劔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乞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爲餽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

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丞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寔爲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寔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璠辟置幕下淮右兵

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  
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  
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  
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  
禦諸軍伍法旣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敝無  
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  
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  
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  
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卽位  
特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

憲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憲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曰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憲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憲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莆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憲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

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賊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寃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迂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餽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旣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尙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

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  
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  
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  
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  
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  
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  
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  
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  
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  
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閣門舍人尋

爲達州刺史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  
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  
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  
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  
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  
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  
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迂而讒者益  
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卽有齊安之  
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  
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

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  
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  
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  
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徹  
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  
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寔獨以讓其兄  
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  
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詳事  
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



宋史卷四百八  
死傳  
十一  
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  
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

宋史卷四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郿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  
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  
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  
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秣

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酤民以爲便麻菽舊有  
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游饑貧民競愬無所於糴定子  
曰女母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  
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  
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  
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  
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  
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  
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

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悞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消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獨重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

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縣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

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  
開論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  
于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  
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  
在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  
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  
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  
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  
器安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  
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

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  
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箠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  
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  
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  
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  
將以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  
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爲恭敬要索甚大  
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  
以錢糧若敵至爲國一死則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  
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

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  
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部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  
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饜軍定子卽捐四十  
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  
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  
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  
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首加額曰微公吾屬塗  
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  
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綿定子爲築棣萼堂



飲酒賦詩爲樂一時以爲美談入對極言時敵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旣對人爲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爲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

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  
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  
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  
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  
阡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胍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  
險求爲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  
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  
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

檣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卽軍中  
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旣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  
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  
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  
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上進擢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  
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  
或臥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  
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  
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  
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  
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  
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  
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  
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  
講議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卽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白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

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  
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迂嵩之  
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  
禮部尙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  
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兒子不可同朝以  
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  
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  
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  
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  
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旣入相召爲

宋史卷四十九 列傳  
太常博士遷祕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  
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  
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  
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  
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  
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  
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  
難測而大姦之必還奔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  
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  
行第因嵩之致仕子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言

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  
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  
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  
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  
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  
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  
巧譏而使傳幾搖妖嬖外通而魁邪密主陰姦伏蠱互  
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  
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無實之  
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



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龐襍宮禁奇袤黷貨  
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願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  
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  
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設  
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  
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  
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憚悚懼或泣  
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  
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爲  
郡雖豐歲猶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

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暨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臧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暨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鑄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旣上坦自謂已任臺諫

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  
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  
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  
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  
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  
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  
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  
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  
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  
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

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大府索出賦銀六萬餘兩黥配  
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  
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  
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  
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  
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  
兼侍立脩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  
迂旨諸臣過絕衰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  
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  
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

士汝騰聞命卽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謹諷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表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

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  
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  
大槐卽爲之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  
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  
承錢物下郡吏大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  
爲首惡黥配廣州捐資免行至是爲相府監奴嗾炎發  
其端京尹顧岩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  
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旣謫朝廷罪其委  
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旣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

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  
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  
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  
克亨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  
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  
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  
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召爲  
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每於  
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

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經武要畧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



宋史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  
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  
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  
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  
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  
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  
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  
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  
恥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

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  
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  
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  
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爲雷雨壞神主遷御  
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  
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  
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  
均齊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  
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

闕

所見寢異

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

鄂州召爲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爲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卽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旣而宰輔率百僚請太后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

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游興  
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  
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  
洎光宗上賓權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  
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  
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  
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  
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

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幸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

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鳩毒  
七日當今名流雖已褻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  
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  
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  
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  
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  
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  
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  
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闈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  
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

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  
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  
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墮家聲及是歎曰  
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  
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  
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  
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  
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  
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  
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劇似其父杓歛華就

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杖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  
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  
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爲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  
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謬言古有  
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  
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  
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權貨務門



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  
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  
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  
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  
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  
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禍僕竊  
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  
二城爲功洎聞金變卽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  
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隣州田訟  
至有泣懇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留守建

康辟爲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  
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  
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迂權貴  
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  
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  
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  
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  
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  
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  
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

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嫵姪敢預邪謀視  
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  
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  
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  
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  
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  
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  
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賊吏爲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

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  
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栲夫遣  
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  
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  
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  
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  
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  
舟之具人人思奮卽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  
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

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  
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  
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  
民非臣不敢撥本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  
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  
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  
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毋  
教之助爲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  
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

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宋史卷四百九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婁機

沈煥

舒隣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



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  
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  
寃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  
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  
簿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  
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  
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曰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  
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  
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  
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

事力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旬間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說其議

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

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  
言去侂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  
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  
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讐未復且爲沮抑  
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  
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  
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没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旣冒法禁  
而部胥不之問卽撻數吏使之治墓而後來聞者矐之  
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

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監乞收  
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爲  
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  
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  
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  
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  
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  
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  
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申若至上前自應  
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

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  
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  
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  
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  
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  
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  
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  
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安樂自

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歛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  
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  
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  
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  
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  
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  
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  
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  
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  
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

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  
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  
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  
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  
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  
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  
宜文字漢陽關守機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  
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  
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  
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  
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  
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  
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爲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  
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  
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

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  
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  
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  
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  
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  
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歛重兵則兵不可撤  
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  
而屯擊破李新於酃泯新中劊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  
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

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子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論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

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牙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徼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

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

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  
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  
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  
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  
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  
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  
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  
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  
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卽位擢兵部侍郎  
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



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成比  
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  
直如著龜去衰佞若蠹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  
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  
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  
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  
繮之讒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旣  
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  
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

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  
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  
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措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常布  
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  
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  
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  
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  
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  
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官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

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旣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卽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旣出令

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

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卽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權酷與利蘄五邑悉改爲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之利其羸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

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賴叛  
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  
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  
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旣至多所平  
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  
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  
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  
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  
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躋之遷尚左郎官尋爲  
浙東提點刑獄力勻便養改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併

詭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  
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  
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官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  
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  
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  
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  
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  
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  
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  
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卽調

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  
鼓勇以前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  
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  
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  
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  
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  
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修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  
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爲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  
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  
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



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賊振樹  
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  
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  
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  
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  
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人以爲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  
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

曰此錢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師陳鞞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卽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鞞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鞞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廣

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  
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  
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  
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閒明通判  
無罪識者躉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  
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  
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  
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  
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譁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

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  
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  
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授拜端明殿  
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紫金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  
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  
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  
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  
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  
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迂賈似道

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十

宋史卷四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

湯濤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貌孫

歐陽守道

湯濤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爲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濤上疏言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願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惡權相

意而璿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  
常州入爲太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璿負直槩與韓侂  
胄陳自强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璿生平奉祠閒居之  
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  
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璿屬辭務持大體不  
爲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  
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璿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  
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  
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

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雪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



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裘而焦

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己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  
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曰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  
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  
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橐帝稱其平實  
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  
史嵩之旣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  
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  
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  
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

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  
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  
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  
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  
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  
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  
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  
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  
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

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  
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  
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  
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  
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  
朝請大夫諡忠文

牟子才字存麥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  
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夔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  
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

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  
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  
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  
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  
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  
詔李心傳卽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  
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饟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  
壓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  
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温江縣事未上連丁內  
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

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宋尤無恥請先罷之  
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  
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  
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  
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  
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  
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  
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  
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饑



民嘯聚爲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  
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  
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  
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論大臣  
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  
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  
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  
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  
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卽出關子才上疏留之  
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

罷大有言聯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  
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  
器少監御史蕭太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  
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  
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  
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  
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恥與  
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  
曰泰來旣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  
三城爲要欲保護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

保淪則利闋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掎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讀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卽爲書行以爲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

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欵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

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會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  
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  
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絲劔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  
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  
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  
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  
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  
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轄職而宋臣錄  
黃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姑知古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繳之曰子

聰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  
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  
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卽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  
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  
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  
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  
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  
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  
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爲  
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

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爲補之蠲黃池酒  
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  
紬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  
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  
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  
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  
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  
激怒妃子以報脫鞬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  
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  
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

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  
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鞵之狀爲  
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栝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  
懇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  
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  
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  
人咸知其清貧陛下無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  
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烜曰臣憶  
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  
雖仇讐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



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卽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

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輦蹙久之卽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有內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

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  
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迂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  
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倮直多以疾免子才始  
復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內殿語至夜分或就  
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  
司法正爲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徐敏  
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爲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  
不可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  
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  
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

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卽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爲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少卿

宋史卷四十一 列傳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貔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陋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燄熏灼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貔孫力拒之且謁告歸

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  
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寃又以翕  
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  
以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  
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  
遷都四明者魏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  
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遂止魏孫在講筵言  
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  
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魏孫論導得體衍說經義有  
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爲之改容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時大  
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貌孫運筆  
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溫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  
除授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  
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爲姦  
貌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紬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  
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  
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  
急務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貌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  
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貌孫力詆外戚內臣及

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魏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魏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魏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卽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魏孫使者旁午於道而魏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先務郡倉受



租舊倚斛面取贏更加漁取糴孫知其敝悉榜除之許  
民自槩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  
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  
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  
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  
爲子弟師主人矚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  
送乃肯食肉隣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  
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  
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

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迂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其次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卽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

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

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  
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  
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  
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  
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  
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  
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  
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  
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  
太師太團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

兼景憲府教授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

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旣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顛顛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寃早或三年寃在民牧害

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  
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壽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  
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于  
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宋史卷四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

于庶

王登

楊揆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



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威忠郎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

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壯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儕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

守移刺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  
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  
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  
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  
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  
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  
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  
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  
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  
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

歸其民二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  
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  
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  
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  
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  
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  
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  
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  
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帖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今  
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琪翼  
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  
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  
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  
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蹀遣樊文彬攻  
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  
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  
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  
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琪召

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  
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  
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琪從之  
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  
復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令作棹  
棹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  
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  
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  
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  
之頽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

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陰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

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倂盞遣兔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倂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倂盞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螳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鈞致



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琪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  
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  
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  
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  
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  
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  
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  
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  
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琪曰所謂堅者  
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

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糞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陵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僂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

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琪與倂盞分守緒骨得金鑑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祇候林拓朝入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閩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琪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

司奏留琪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琪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

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初章家山毋家山兩  
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  
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琪遣兵解其圍  
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  
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  
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度江琪以全師繼之大元  
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琪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  
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  
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

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  
大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斬  
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  
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  
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  
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  
珙金益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  
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  
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  
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赧

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北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珙牧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

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謀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琪獎用之琪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授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大元兵自隨闖江琪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以千人屯施州大



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  
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  
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  
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  
迎拒于歸州大亞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  
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  
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剗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  
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  
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  
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

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

匹來降勅飛鵲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琪  
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  
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  
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  
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  
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  
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闔師古  
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  
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

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  
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屯田  
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爲亂  
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

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  
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  
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鵠領關  
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  
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齋十日糧取道  
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

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

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語詔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琪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琪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

官計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  
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  
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隘十有一別  
作十隘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於舊自城西入  
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  
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  
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  
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  
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  
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

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荆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諷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



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  
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  
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  
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  
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慚謁士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  
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  
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  
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珣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得禽獸而雖若丘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

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蘆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卽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繫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

全犯邊衍時爲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

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  
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叅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  
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  
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  
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  
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  
爲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  
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卽張杖宦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州  
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  
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宗爲精梁成太子賂  
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  
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  
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爲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  
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  
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爲文從

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團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元兵戰朱皐白冢遷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陞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

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  
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  
兼淮東提點刑獄論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  
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  
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  
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  
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  
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  
大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  
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

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釀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譏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

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  
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烜劾思忠其黨  
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  
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  
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  
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  
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揆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  
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旣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之  
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

用故人薦出淮閩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  
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揆逾年安豐被兵揆慨然曰  
事亟矣揆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揆念置身行  
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  
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  
用其策爲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揆以本領錢數  
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揆償  
之揆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  
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  
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寘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

命斬之揆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  
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爲  
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叅納拜信堯鑿不如毛錐子  
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  
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  
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爲京湖制置使揆與  
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身  
是膽惜欠沉細者如揆副之何事不可爲也但恐終以  
勇敗後登死人以爲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  
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  
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  
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卽我能殺  
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辭奔沙洋別之  
傑爲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  
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  
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  
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幾冠張蓋從者數十則  
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  
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  
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  
希得羅致之晏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  
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  
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  
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  
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  
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戶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



賞權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覈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卽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守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

用副使吳曦茂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爲簡  
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  
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没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  
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  
以曦反謀告咸咸卽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  
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  
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  
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僞將褚  
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其

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曦援兵旣而金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旣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鐵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覲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旣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

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  
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覈諸司  
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并權截四路  
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  
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緡  
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  
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  
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椿撥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  
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  
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

祠牒不預焉劔外民久苦役調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愬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剋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

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  
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諡勤節初宣諭史吳獵  
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  
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  
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揆張惟孝思以功  
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  
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  
而莫經溝瀆者哉

宋史卷四百十二

宋史卷四百十二考證

孟珙傳倂蓋

臣宗楷

按元史作塔察兒與宋將孟珙  
合兵圍蔡則倂蓋其別名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